

淮海集卷第三十三

誌銘

秦觀 少游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數百人而廩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密字安邦自嘉祐中舉進士數為春官所却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庭上刺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務其詞奧衍有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為舉首天下莫不異之是時朝廷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踰知命衰然得雋於翰墨之場世以為萬戶侯如以契

券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
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三十萬
卹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科舉蓋三十年其得名
官纔數月尔嗚呼何起之難而償之易邪然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起名動海內其視碌碌無聞
而歿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君於
二弟友愛為人恭儉潔廉其取子一毫不妄也曾祖諱益
祖諱知進世居開封廩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仕爲從事
郎鼎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天父承議之女也後君
四年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列類
如此子二人長曰弼有學行次未名女二人尚幼以卒
之年葬於開封府雍丘縣大善鄉裴村西谷山林之原
先府君之北初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逮夫人
祔葬始鑿銘而納之銘曰
帝初臨軒策士于庭有器晚成冠我群英大道孔夷其
御又良閭闔玉堂行矣翺翔慶者在門弔者在閭胡亟
只且世爲嗟呼如霆忽厲風雨奄至僣仰而闕孰知其
自大椿久榮朝菌暫敷竟復何殊同於空虛隋渠之壩
杞國之疆佳城蒼蒼刻文是藏

慶禪師塔銘

師諱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跡弛以氣自任嘗與鄉里數人相結爲賈自閩粵航海道直抵山東往來海中者十數年資用甚饒皇祐中祀明堂恩度天下僧師爲兒時父母嘗許爲僧名隸漳州開元寺籍至是輒謝諸賈以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寺毀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曹曰出家兒當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匏繫一方乃土偶人耳遂去開元遍參知識至禾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話忽然有悟以爲道妙盡於此矣及見黃龍惠南禪師示以佛手驢脚因緣輒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

黃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嗣黃龍云興寧中遊淮南往來廣陵天長高郵之間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靡然心服願爲弟子而高郵之人遂以乾明請師出世師凡三住道場初高郵之乾明次烏江之惠濟最後廣陵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樂居之乾明建隆皆爲檀越士大夫所強邀去不獲非其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爲人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種一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示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而已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

時雲門苗裔分據大剎相望於淮淝之上臨濟之後自
江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爲然師聞而
笑曰此吾所以爲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住持事寓
止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禪者以
偈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實元祐四年八月十
六日也俗壽六十二僧臘四十一其徒智勤等二十有
二人與廣陵檀越奉師靈骨歸建隆起塔而葬焉明年
智潭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某嗚呼始師出世某之外
舅故潭州寧鄉縣主簿徐君賡實爲檀越首及師在惠
濟某嘗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莘老錢塘僧道潛
參寥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爲江令則今承議郎閻君木
求仁也高郵士大夫孫閻諸公皆參問於師而爲役之
久緣契取深者殆莫如某然則銘師之塔某何敢辭乃
爲銘曰嗚呼我師法妙難思與物並作而不磷緇經
論老莊卜筮方藥是皆黃龍佛手驢脚我從中證決定
無疑非遷陞客當大笑之山河旣露水鳥又談能事畢
矣汝復何參少賈之雄老禪之伯求其異相亦不可得
有岡崑崙南直海門盡未來際我師長存

葛宣德墓銘

君諱書舉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廣陵人唐天祐中遠祖

壽始徙常州之江陰焉曾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吏部尚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承議與其兄兵部侍郎官相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善壽考為搢紳所推諸子若孫行學聞於時者相屬闔門百口有古雍睦之風今東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好弄五歲遭友人憂哀毀如成人與葷血輒揮去不食及長篤行力學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縣主簿詔舉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充賦者檄取所為文君雖於米售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三浙水利議者謂若雲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三埭上埭之渠以與下埭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漕渠穿錢塘之市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為然部使者檄君行視君以為吳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頃旁占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苕霅也書稱三江震澤說者不同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二江之任祇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埭其來久矣大役之興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故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吳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使

者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衛州共城縣令丁承議憂服除授淮南節度推官知蔡州真陽縣事改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愛民到于今思之長垣有地訟更數令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書契爲證君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僞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耶訟者訕服吏大驚君之爲政明多此類也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垣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四君爲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守不爲利害所移觀其風節議論朝廷器也而間關數邑以卒悲夫娶有德氏故司門員外郎淇之女子男三人張幹牧仲子仲皆舉進士女四人在室以八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江陰縣屠村之原前期諸孤以狀來請銘余舉進士時常與君同學在汝南復與君同官君之登科與儂仲父同年而張仲又余之婿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
葛以國氏其支覃亂離瘦矣遷江南崛起貳鄉諸弟參長垣詞德如不慚有地百里如子男侯挽不來迄今談其積如京發二三有如不信銘斯鏡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真州揚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太子左清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河張

氏為內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清臣良臣堯臣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聞舜臣應天府軍巡判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士王拱次適進士王諤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祔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既外朝故事得封妻為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贈

壽昌縣君銘曰

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平夷不妄笑嬉初在厥家孝謹是處逮嬪德門益踵前武維親及黨不汝瑕疵豈伊匪俛天實我資承祭奉賓事嚴且飭以身先之嚙敢不力既美于躬又相其夫子多俊髦亦澤之餘崑崙之西爾阜蟠踞鏡詞幽墟以昭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十有九歸同郡陸氏為承議郎知高郵縣事似之夫人踰八年而卒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人原其舅朝議公所生母表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陞朝恩封仙源縣君

去承議君嘗謂子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
嫗恭儉如出寒素之家以事舅姑旁接內外之宗姻下
撫僮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女
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墓
而葬時迫其幽堂之銘寧尚未刻子與子故人也願為
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子將
赴汝陽治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
仙源之銘為囑至于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久矣
仙源之歿幾三十年而君尋繹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
風義之厚出於天性何以至此耶乃為之銘曰

惟夫人胄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央刻斯文
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和中先君遊太學事立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覲具言
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味以王君觀及其從弟覲有高才
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為兒侍左右聞而心慕
之願即見蓋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
試於有司皆為開封第一名實既發所與皆一時之豪
余遂以故入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寺丞
君觀之母李夫人卒真德君覲以書抵余曰世母葬有

曰矣伯氏荒迷不能諳願有銘嘻先君友執之命也其
可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為秦州如臯人年二
十六歸王氏為府君誼可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三以
卒之年九月四日祔葬于如臯之赤岸鄉府君之墓子
男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婿趙世昌為內殿崇班蔡
實丁傳夏侯煦皆舉進士孫男一人曰譚孫女二人一
早卒次尚幼夫人性通達治事有法度凡內外之宗姻
下逮婢使靡不得其歡一心子既出仕供養甚厚及坐法
免生理蕭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視聽不衰手足便利
迄終無一言亂者銘曰

於維夫人間且穆來嬪王宗祗厥職內嚴外順宗姻懌
既壽又康時酒食變故相詭獨處廊氣形逮反超不失
藏從其夫古原宅詞詔後來有幽刻

掩關銘

元豐初觀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却掃以詩書自
娛乃作掩關之銘其辭曰

門有衝衢兮蹄踵聯世不我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
機械焚何以玩心兮有討論挿架萬軸兮星宿懸口噙
目披兮遊聖賢偶與意會兮欣忘食植芳樹美兮亦既
暮執耨搏虎兮更樂難自戢不迷兮邈考槃蹇民多艱

兮戒末全高明家室兮鬼笑喧速成亟壞兮理則然蔓
蔓荆棘兮上造天窳窳一作磨牙兮交術阡勿應其求兮啣
深冤掩關自娛兮鮮憂患壑叔飲水兮顏悅歡優哉游
哉兮聊永年

劉氏研銘

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涵明星為穎窟作刀硯永寶用
琢斯銘

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為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哉
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於
此處轉大法輪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第之罪至於斬將帥絀監司兩
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怪乞第裔夷耳兵不過二千
人非有冒頓彌悍之威結贊狡險之謀蛇豕微種乃為
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迹然後知累年之役實
部使者為之裔夷何足責也任公諱伋字師中眉州眉山
人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與其兄
汝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時眉人敬之號二任而蘇
先生洵尤與厚善熙寧某年其察訪使熊本薦知瀘州

州上接棘道下連南平控引蠻夷千有餘里如甬望箇
怒羅氏鬼主沙取諸郡皆歲來互市而守將任輕無節
制之權非有奇略遠謀則不幸往往有事公既至威信
大著夷夏便之歲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特轉一官
留之元豐二年納溪砦互市有歐羅胡苟里夷人死者
故事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償其資謂之骨價時砦將
欲勿與夷人大恚爭噪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福曉
之相與投兵請降辭者八母其六既聽命矣而轉運判
官意與公異乃移瀘州不與措置事專爲攻討之計公
爭弗能得乃歎曰邊患自此始矣即具奏言羅胡苟里
本瀘州熟戶夷也比因砦傷求索骨價爲侵境上故是
常事與異時生夷反叛不同臣招納垂畢而使者貪功
生事固欲討之臣恐窮迫無所竄伏轉投生界則甬望
箇怒諸部更相結連益鷓張而難制矣會女孫卒不果
上七月詔涇原路副總管韓存寶以陝右兵五千人經
制其事存寶在瀘攻羅胡苟里滅之諸夷驚潰果奔甬
望箇怒其年冬箇怒之酋乞弟遂稱兵反皆如公所料
云初乞弟自納溪砦互市還過江安縣縣令犒之既去
數十里遣親信楊節一毛以一馬謝令辭不受一毛
去至夷牢口爲土夷所邀一毛死焉揚節者本嘉州卒

吏避罪亡入夷中夷人愛之用事號爲羅判至是節自
度不免乃以矢房中乞弟所入馬二千緡券來降公以
中國不失信于小夷宜斬節歸券責以納亡之罪則乞
弟憚威而愧德矣而轉運使固執不從三年乞弟果以
一毛爲辭入寇路分都監王宣以兵二千人禦之戰于羅
箇牟國爲賊所敗宣與其子某及裨將十有四人死之
於是詔韓存寶復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至瀘
逗留不進陰使人誘乞弟以書降遠分屯奏功天子得
書怒甚更遣環慶路副總管林廣代之命御史何正臣
中人梁從政至蜀雜治獄具斬存寶于瀘州流監軍韓
承式於海島除轉運使董鉞名四年廣進兵抵乞弟之
巢賊空壁遁去廣不得已竟納其降而還天子亦不復
責矣自是瀘州守將始加公邊安撫之名專治軍政部
使不得輒與未幾使者復以開邊田賦生稅爲請天子
一切不許而西南夷復安堵矣由是言之前日之役豈
非部使者實爲之初公旣奏羅胡苟里之事雖不果上
而使者聞知內銜切骨日夜謀中公以法公知其謀乃
錄使者不法事關瀘州十有五條上之使者薄遽不知
所爲即誣奏公乞弟過江安時不時掩擊及延儒生講
書疑有私謁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章於它部各窮竟

所考未具而公既卒矣時當途者以公既歿為使者地
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寃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
公為吏通敏吏民畏而愛之其通守齊安也嘗遊於定
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時蘇先生之長子翰林
公軾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公善也復於其側為師中
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公卒郡人聞之相
與哭於定惠者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公於庵而蘇先
生之少子中書公轍復為之記余嘗從翰林中書公遊
聞二任之風久矣後為汝南學官始識大防於是得公之
行事公以元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遂州西禪佛
舍享年六十有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葬于光山縣淮
信鄉牛步原其世次官邑御史頓君既為幽堂之誌此
不復著著其瀘州之事與誌之闕不書者揭于墓原以
備史官之擇云

淮海集卷第三十三

淮海集卷第三十四

贊跋

秦觀 少游

龍丘子真贊

惟龍丘子以大塊為輿元氣為駒放意自娛遊行六區
世莫我踈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李澧漢馬圖贊

前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骸佳快厥意可想中間四馬或
顧或嬉飲嚙自如不相瑕疪家後一駢尾鬣奮驚其首而
號鳴若聞其聲寬閒之鄉水遠草長無羈無繫樂未渠矣

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真贊

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庵今為法寶文雅臺邊清
冷池畔大地山河且舉一半

建隆慶和尚具贊

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座帶刀眠汝鼻孔未遼天呼我作
無事禪

書王蠋後事文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
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
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剝身殘尸之患
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
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去不
愛將軍之印不願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
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
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
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
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
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鳥竄分散四出不逃而
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
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
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

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
燕人亦爲之却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長蠋之賢念
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
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
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
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身乃經其頭於
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
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
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守人人
莫肯下莒者故莒卽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
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
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
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欺於伯夷比干之事太
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柰何
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
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
夫聶政荆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
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匕首鐵椎白日殺人
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
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

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暮為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竒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溥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子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况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子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書輞川圖後

元祐丁卯余為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癰之疾卧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携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憇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菜萸泝躡槐陌窺鹿柴若返於南北垞航歌湖戲柳浪濯藥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而符仲亦爲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高無悔跋尾

無悔將家子爲人沈鷙有奇略習知邊事結髮與羗人戰大小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橐駝動以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爲邊人所推號二高云元豐五年延帥與二詔使城永樂問於無悔對曰永樂羗人必爭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以爲沮議遣歸延安旣城永樂羗人數十萬奄至城中戍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詔使曰虜衆十倍於我若其盡至不可當也我嘗破去衆於無定河川今前隊囂甚有懼我心及未定擊之雖衆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不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不獲泉士卒飢渴困甚不能執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乎詔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爲汝南學官被詔至京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邊帥意徙內地鈐轄此郡兵馬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何絕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歌聲震林木無悔瞋目熟視髮上衝冠人多恠之余二人者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

以下百餘番屬余跋尾余欣然濡筆因以永樂之事載之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裴秀才跋尾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爲望族五房之裴爲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衣冠於斯爲盛而東眷房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鋒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歎曰人生如寄耳胸是區區者爲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翟葛巾藜杖日閱佛書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爲事元祐三年冬君之弟朝散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翟籃輿過之

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吾絕意世間事久矣比閱麓中故人書札見麻温故郎中昔所贈詩憮然感心不能自已聞秦少游方爲此郡學官願因弟丐一言庶幾異時有知我者余聞而歎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鳧跼蹐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家四十爲郎聲聞籍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羸老疾病卧於衡茅

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既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弟兄
出處異矣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爲得失哉麻君
博雅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
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年之心云

錄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爲常州無錫縣尉有
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
日霑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
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
評事後知果州南光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

州境上遇群賊奄至探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秩布
數匹賊魁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劫公時在後聞變
馳至瞋目叱之賊衆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
去雍帥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
安陸遇故人留飲家獨先行復遇盜劫倒橐得一銀釵
劔泊一礮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贓於
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負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
宗曰是人爲郡守而止有一礮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
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
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某與余會

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
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淮海集卷第三十四

淮海集卷第三十五 跋

秦觀 少游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書集為十卷摹
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
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
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
事者又往往自為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二郡劉丞相
家潘尚書師旦家劉御史次莊家宗將世章家凡六本
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為正字時見諸

帖墨蹟有藏於秘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
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
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偽蹟濫廁其間
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有論
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輒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
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禪時齊
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
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

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邕遠祖釋辰宿一帖與嗣
文也豈得為漢章帝之書耶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
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
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
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楊雄作訓纂篇班固
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
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
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爾

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

萬民以察蓋取諸史而說者或以爲書契始於伏羲或
以爲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
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
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
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自至秦焚燒典籍始
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
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
科斗書又比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
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
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義書佐書繆篆鳥書

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
邯鄲淳衛覬嘗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
中在三字不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効其形太康
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簡書十餘萬言案魏氏
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
妙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冢亦得竹簡青絲
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
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
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
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

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仲尼書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厯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効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况依倣為之者歟

史籀李斯

史籀者周宣王太史作太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為政而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為小篆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士人程邈得罪繫獄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為善出邈為御史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包匏隸書等凡

八體焉。有頡頏歷博學三篇。至漢時間里之師。并為倉頡篇而搯文。至建武時已六篇矣。今稱史搯之迹者。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為真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搯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

鍾繇

鍾繇賀捷表。其後去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嘗問孫集賢。思恭去建安一十四年閏在何月。集賢精於曆學。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二曆皆閏十月。文忠以陳壽三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權以是歲閏十月。方征關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為非真焉。

懷素

懷素唐僧。字藏真。此帖稱三右軍。云吾真書可比鍾繇。而草故不減張僕。以為真。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其一帖云。漢時張芝言書為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則

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昔相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前世善書者嘗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爲公論所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百後人乃弃百事而以學書爲事如未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是真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文忠此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孰爲可學孰爲不可學者自古以藝自名家至於文章學術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間也曷嘗不棄百事而爲之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書晉賢圖後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寤醉之態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唐寶篆畫評有毛惠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非叔時疇能辨之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爲不然此畫晉賢宴居之狀非

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余舊傳聞江南有一僧以質得度未嘗誦經聞有書生欲苦之詣僧問曰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生曰金剛經幾卷僧實不知卒爲所困即誣生曰君今日已醉不復可語請俟他日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問知卷數詰旦生來僧大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曰然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熟視曰君又醉耶聞者莫不絕倒今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沉酒之名然後知昔所傳聞爲不謬矣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異亦將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好古

狂君子其言宜不妄豈評此畫時方在酩酊邪圖中甘洎子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

書蘭亭敘後

字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丞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董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序用蠶繭紙鼠須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

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息及重留付子孫至七代孫
智永為比丘俗呼永禪師永一傳其書於弟子辨才才
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唐正觀中太宗銳意學二
王書帖摹榻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辨才詎之固稱
荐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為
書生以詭辨才始得之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
承素葛貞等四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
觀二十二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等所
榻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淮海集卷第三十五

淮海集卷第三十六

秦觀少游

鮮于子駿行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食
采於于為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為閬州刺史歿于
官子孫家焉遂為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
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
演祖瓘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為蜀名儒以公贈
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
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

科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比蔽言甚切直移歙州歙縣令歙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公爲黜又嘗攝婺源其治皆爲諸邑最豪強畏之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祕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通判綿州左綿遠郡自守將以下皆日課吏卒供薪炭芻豆蔬菓而贏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之亦罷其風遂絕清獻趙公使蜀首薦之朝轉屯田使外郎賜五品服英宗初爲皇嗣公上疏言儲號未正措置未宜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翼乞妙選賢德以爲宮僚陛下清躬小有寢食不順朝夕左右固惟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今二府番休宿衛重內遷都官負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郊帥永興辟公簽書直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負外郎覃恩轉屯田郎中代還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以輔德訪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宗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考實至貪暴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闔守

宰以求治慎遷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圖固復選舉以澄源申武備以警姦故治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將帥以禦戎其末曰願陛下事兩宮以待大臣以禮侍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壬之愛其文出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王陶東宮舊臣上所信重故以公擬之而陶亦相知嘗薦公明經術知治體切直不阿宜備顧問後爲三司使又奏爲其判官不從熙寧初有詔侍從之臣各舉所知范蜀公時爲翰林學士以應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章疏在執政

乃不敢言王荆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爲憂惠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它逆治體而起人心者不可繁舉又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群臣無賈生之才西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候謹烽火堅壁清野使寇無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銳俟時須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果無功未幾慶州兵叛關中震擾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處書檄旁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無事蜀人遂安公以劔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今帥劔南者

舉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
帥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
苗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
欲以四十萬緡爲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
與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寺曾
布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爲諸路法遂罷瑜而以
公爲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
之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
願取即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強與之邪歲滿有
旨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

州事周永懿貪暴不法則使者憚其凶狡置不敢問公
具得其姦贓即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陰各編管
衡州初利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爲守至
是公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以懲永
懿之弊又言劔門關葭萌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
文法宜各置令專領邑事詔皆報可遂爲定制其他深
計遠畫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蓋不可悉數十餘年
使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
蓋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別之公奉使
九年間爲各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處之

鄉人無異議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爲三難云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闕陛見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曹村梁楚之地被害公移檄諸郡具爲科條所以拯救之術甚備議者或謂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性且勿復塞公曰東州平行充鄆單濟曹濮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灘夏秋霖潦猶能爲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爲魚乎乃作議河一篇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閉塞上皆嘉納初京東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贏不相通和詔復合爲一路分公爲轉運使更盡領其事召還賜對

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知揚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賕免降爲朝散大夫方在譴中又聞故吏以賕敗者或勸公且懲前事自陳公曰吾直刺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寧盡保其往耶然旣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爲自全計卒不首也復朝請大夫管句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公之在西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溫公提舉崇福宮三人相得歡甚摺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圖任老成於是拜溫公爲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爲京東轉運使溫公曰子駿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

不聊生煩子駿往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公至則奏罷萊蕪利國監鐵冶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逐旬當公事之刻薄者二人發濰州守姦賊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瀕海州郡爲禮不煩朝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往聞越州麗人無以辭矣召還爲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神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荊公吳正憲公者公曰富文忠公勲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言本朝舊制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公一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左諫議大夫既拜命即以

辨邪正之說爲獻其言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之理甚備又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爲艱宜許六曹寺監長吏各舉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之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蓋宰相擇臺省長官臺省長官薦舉僚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爲得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即爲官戶免役時祥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依進納官例充役如故須其陞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得與東西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遊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辨論中外相應

以義理之大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
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官俱入小有頗
失隨即箴規故正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官使
與兩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開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
義又劾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
制舉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以省事
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官之法減特奏各人數以抑
濫進再言京東鹽禁不便宜弛以利民許蔡河撥發統
制縣道以便程督罷戎瀘保甲以卹民力行浙中舊法
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沙汰學官以熄異議

事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俞章
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
夏五月辛未終于州服享年六十有九累勲桂國賜爵
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不足者惟以不得
歸老陽翟別著易說為恨無它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
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移諫
官御史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小加損益為政以經術
自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間士大夫
務於功利喪其素守者多矣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
齋達少年之中號為正人晚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

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不疾
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勲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
爲諫官供奉仗內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
中初無益於縣官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
且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以無憾矣喜推轂士士之游其門
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爲詩與
楚辭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
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
九誦以謂有屈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以學足以
遠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

遠於人情又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善於是
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
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藁二卷刀筆集三卷其
餘未編次者尚多娶陳氏太常寺太祝藩之女恭儉婉
嫕治家有法封某郡君前公一年終男五人復早卒頡河
南府僊師縣尉群鳳州司法參軍綽假承務郎焯未仕
皆有學行而頡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
次適趙氏次適蒲氏皆前卒次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
男一人崧孫女二人公兩得任子恩皆以子兄之子故
雖猶未仕凡嫁內外親族之女若干人諸孤將以其年

某月某日葬于穎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原前期
頡以書走汝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乞銘於知公者某被
遇最厚又嘗辱薦於朝義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
能謀議過人者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
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

徐君主簿行狀

君 徐氏諱某字成甫其先泰州興化人遠祖湘自興
化徙揚州之高郵家焉湘生嗣嗣生亮亮於君曾祖也
咸不仕祖元吉有厚德鄉人尊愛之終於高郵軍司
父格前通州司戶參軍矣軍石碎落豪縱不耐細務自

理之沒事計多以委君家既有族金錢邸第甲於一鄉
公私斂施交錯重復君操其綱維批贊補隙扶剔舍負
日縱月收市筭么麼無所遺漏於是衆軍以爲能謂所
親曰吾有子矣將不復與家事熙寧某年以入粟試將
作監主簿又五年始至京師授潭州寧鄉主簿皆非其
好也君事親至孝四時甘新未進不以輒嘗待昆弟族
人一主於恩意叔父某爲不悅者所構刺史惑之會有
人誣君笞殺家奴刺史大怒以君屬吏諷并致其叔君
曰罪緣某不繇叔也榜脅萬端不服獄吏嘉之爲請於
刺史得脫友人以貧不能葬其親者君聞之曰是余

也即爲買田出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此
其可見者也至於守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賴其施者
甚衆而能諱不自言雖妻子有不得而知者矣雅性寬
厚給使皂隸或時犯之殊不介意婚姻之事不幸至於
甚難處者君指顧從容顏色不變而事以兩全繇此見
其材智度量信有以過人者焉頗涉傳記陰陽醫藥等
術之學無所不窺晚節尤厭人事思與佛處士杖屨相
從蔬食清談爲忘年之計惜乎未及而卒矣實熙寧八
年閏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一初娶張氏有賢德前君某
年卒更娶蔡氏節行益奇君病殆時至取毒藥自

後君二日卒於是又見所以行諸家者也子男五人
文通文仲文剛文饒文昌女三人曰文美文英文柔初
君好學問聚書幾萬卷欲舉進士而父祖不從乃歎曰
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其後四子藝業蔚然有成而文
通尤自立又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葬有日矣文通泣
謂余曰惟先人行義可質諸幽明不幸以多賢之故士
大夫以嫌自戒者或不能究言諸孤良懼泯滅盍爲我
圖之余旣相與泣下因撥其尤著白者爲行狀以俟夫
自信之君子考而誌焉

蔡氏夫人行狀

夫人姓蔡氏楚州山陽人故潭州寧鄉主簿徐君諱某之妻而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諱中正之女也幼聰敏有才藝父母獨竒愛之異於他女年十四適同郡環生生故疾病成禮十六日而卒夫人雖幼居喪事舅姑孝謹如成人已而其舅又卒爲之斬衰蔬食誦佛經無復更嫁意於是其母與諸昆弟率親族數十人即環館奪之曰若十四而適人十六日而夫死爲夫之喪三年舅之喪又三年若爲人婦亦至矣又不欲更嫁無適過乎且環父子俱亡嗣若雖欲守志將誰與居夫人悲哀迫不得已遂去環氏一年而歸徐君徐君高郵人號佳士所與

者皆一時之豪夫人既得賢夫所爲益進宗族甚重俄而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踐二庭女子之屬也矧又如此生復何聊吾其決矣因不食潛使一媪市砒霜給曰吾侍君疾將佩之以厭惡氣媪爲市與之遂以自服家人大驚亟求解藥以進夫人曰是豈復欲生耶趨使持去強之終不肯下徐君沒二日而夫人亦卒矣卒之月里巷相傳皆歎曰異哉若人者豈前古所謂烈女者歟時熙寧八年閏月二十日也年三十九夫人性卓犖斬斷不爲兒女事既生大家而所適又皆富貴金繒服玩取足於身餘輒以散親族作佛事無一毫愛惜既死篋

中素然徐君前娶張氏妾生一女一男夫人所出才
女而已既撫諸子猶己之子又奉張母虞氏時節勞問
如已母故其卒也諸子洎虞氏及余哭之如君云仲兄
繩亦以操行知名於時出殯自山陽屢來因得評夫人
之舊事而并余之所見書焉

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潛道俗姓何氏温州永嘉人也在襁褓中
能合掌僧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
方白蓮淨觀行甚高衆歸之勤號嗣仁社主乃以師從
社主出家天禧二年普度天下僧遂落髮受具戒時年

四歲也師既得法器又幼得高僧為之依歸藝行日進
同輩無與比者有講肆輒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及長慨
然有游方之志即辭社主去遍參知識所至處延居上
遊最後見達觀禪師曇穎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
初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傳法於甘露而太
平之繁昌亦以隱靜召師以甘露近城邑而隱靜在
深山中遂從太平繁昌之請開堂於郡之瑞竹院初師
從瑞新禪師遊十有二年具知宗門承襲賓主之事自
謂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類皆世緣俗
諦或雜以鬼瑣談諧之言又嘗以事斥一僧去每升堂

輒追罵至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丈室謂達觀曰爲人天師當只說法奈何預以世俗間事且僧有過斤去則已矣何足追罵至累日乎達觀領而不荅師因此省悟至是以信香嗣達觀法云居隱靜七年王公移守金陵復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徙金山之龍游州人乃以雪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緇素因以狀詣郡守請止師繼焉而龍游主者故事當稟於朝廷郡守以白部使者上之報可能游自火災之後棟宇灰燼瑞新禪師實中興之功未既而卒師至修新公故事大興土木積公

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宮室之盛冠絕淮海者蓋始於新而成於師然其地當孔道客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寧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數十里人迹罕至事委其徒覺澄主之師一切不問庭養猿鶴孔雀鸚鵡白鷗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爲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見者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述謫守九江以圓通召師師素聞匡廬山水之富常以未至爲恨得疏欣然從之題詩壁間而其卒章云歲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一年果謝去復還金牛明州復以雪竇來請固以疾辭史館刁公約謂師曰雪竇東南各山明覺達觀嗣居其地二十年

間請者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無乃孤其望乎師素厚刁公心善其說遂登舟由海道去比轉海門遇大風卒起風檣摧敗夜漂至慈溪之東岸舟破從者百餘人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居雪竇一年復謝去還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俗壽六十七僧臘六十三覺澄等即以某月下未葬師于金牛之西壠累墳遂塔焉師操行卓越而遇人有恩意雖對賓客未嘗與眾異饌夜輒從眾僧寢于堂中不入丈室雅性樂施所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以此歸之又多才藝工於詩字畫有法間居絕口不掛事事雖交至

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當時賢士大夫聞其風皆同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訥奏賜紫方袍又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請從之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刹道化方行輒託事隱去州郡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釋耄典記以自見云謹狀

錄寶林事實

寶林禪院始於宋元徽中浮圖惠基得郡人皮道輿所施宅因山以造梁大同中賜號寶林寺唐會昌中廢乾

符中復興更號應天寺本朝因之其山一名寶林一名
飛來一名龜山上有鰻井歲旱禱雨輒應事見圖記熙
寧十年八月丙申一夕火棟宇灰燼十月給事中集賢
修撰程公來領州事登其山故址而歎悼之於是郡之
衣冠縑素數十人詣州自陳請修復故寺公為具其事
以聞逾月賜號寶林禪院遂以明年三月興工復率僚
屬親至其上勸勞之衆皆感激思奮奔走承事下至刮
摩磚石之技咸盡其能而貧富各以財力施其制蓋即
山巔為多寶塔塔有環屋其北為羅漢殿殿旁如塔之
制其南降而夷山腹為法堂法堂之東為寢堂又東為

方丈又降而南得平地為佛大殿殿有兩廡以達于
西序前為三門其左則鍾樓幡刹廚庫之所相望也其
右則轉輪經藏僧堂之所相屬也繚以高垣甃以方甃
未踰再葺而金石土木之觀侈於舊三倍都人士女俯
仰瞻歎疑有神鬼相之凡吳越之間塔廟以火廢者其
復未有如寶林之遽者也蓋越之城南左 數十里疾
馳屹立皆屬於秦望而秦望又率其左右之山因鑑水
謁于越越城之中能與秦望為主客者凡三山卧龍寶
林葢山也卧龍為郡守所治而葢山少東不能正受秦
望之謁是越之形勢自卧龍已下未有如寶林者其地

如此宜其廢不踰時而復興矣方寺之未火時便房曲道各自爲家山川之勝蔽虧隔闕者十六七而前世詞臣才士如元稹李紳徐浩之後猶誦歎不已見於篇章矧今制度一新神工天巧廓然披露可以岸巾憑几而盡得之使數子而在其所誦歎又可知已然則前日之廢豈非所以爲今日之興乎公一日率賓客至其上顧謂觀曰寶林之中興天也余何力焉雖然不可使其事掩抑不少槩見於世前日賜號革爲十方集賢孫公旣爲之記矣今棟宇盡燬將乞文於集賢林公子亦與見善事者也蓋撫厥實以請庶幾二集賢之文相與傳於

無窮不亦躋歎觀乎命擬其大槩并公之意而次之號曰寶林事實以獻諸集賢云

代蔡州進銀絹狀

大鈞播物難酬塊土之恩墜露增流以致眇微之意前神物山澤所寶箱篚攸資屬茲誕聖之辰式備充庭之貢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勸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常年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穗其多有至五穗者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此豐熟亦未

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臨御已來功
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致此嘉應臣待罪郡守目
覩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代薦蔡奉議奏狀

竊以管下居住具位蔡駟少以文翰見推流輩仕官所
至皆有能聲安貧守道恬於進取有士如此豈敢不言
伏望聖朝特賜考察擢充臺省清要任使

淮海集卷第三十六